

绝对靠谱



激情对话 当今最红的唱作人
贴身记录 最真实动人的声音

崔健 | 郑钧 | 许巍 | 汪峰 | 韩红 | 小柯 | 丁薇 | 朴树 | 羽·泉



中国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对靠谱 / 查可欣著. —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5

ISBN 7-5032-2615-3

I. 绝. . . II. 查. . . III. 声乐—演员—
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41567号

责任编辑: 潘笑竹

执行编辑: 黄鸥 冯 蓓

出版发行: 中国旅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 编: 100005

发行电话: (010) 65201188-2507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7-5032-2615-3 / G·733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21.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查可欣◎著

绝对靠谱

More Than Chord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hina's top 10 singer-songwriters

我一直坚信
创作是一种通灵的状态
能够创作的人是一些信号的载体
那些旋律、词句和故事进入我们的大脑
再从我们的手里、嘴中传递到这个世界上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过程

绝对靠谱

004 序 从第一阶楼梯开始

——齐秦

我觉得做音乐，首先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而不是随波逐流，流行什么就做什么。除了有自己的个性以外，还要对自己的音乐负责。

自序 一个讨厌采访的人 —— 查查

006

我曾经跟一个在山洞里面壁长达七年的大师聊起创作。他说入定到一定时候他就能听到绝美的乐曲，下山之后他学起了古筝，期望能够重现听到的声音。

010 给这个世界一点颜色

——崔健

我觉得艺术的概念就是：上不封顶的一种灵魂承载的载体。它能够支撑的东西是上不封顶的，也可以说下也无底。

绝望中的嬉笑生活 —— 郑钧 030

我原来最大的梦想是，做一些很好听的音乐出来，然后大家买了，卖得挺火，我也能挣到钱，但是谁也不知道我是谁，或者谁也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迷茫过后的智慧与超然 054 —— 许巍

这么多年来，创作对我来讲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因为它是一种真正的快乐。当你完全专注在你的精神世界里面，当你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时候，真是太快乐了！

082 要飞就飞得更高

——汪峰

我现在已经好多年不拉小提琴了，但是不可惜的一点在于，学了二十年的小提琴，我可能把它扔掉了，但我学会的是音乐。

110 在幻想的彼岸歌唱

——韩红

我觉得我们的青春太有限了，而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的时间太短，你知道吗？我怕我哪天死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学到，多遗憾……

134 七公分的距离面对生命

——小柯

我发现我爸是特别坚强的老头儿。他是在第一时间知道我出事了，知道了还要瞒着我妈，骗她说我出去采风去了。在第二次危险之前我妈知道了，老太太也特别坚强。她说没事，我儿子肯定可以，就是这种亲人之间的信心，挺感人的。

永不服输的蓝色女子 156 ——丁薇

我从一个连编曲是怎么回事都不太明白的人，到现在可以自己编一点东西，而且可以整个地从头到尾去掌控一张唱片，当制作人，我真地觉得已经挺不容易的了。所以我也挺为自己感到高兴的。

没有谁比谁拧巴 174 ——朴树

我觉得我脑子里信息很多，我不认为谈论、讨论能解决问题。甚至我不需要用说话这种方式去宣泄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谈论东西是多余的。

192 我快乐所以你快乐 ——陈羽凡

如果说梦想，那我的梦想是我希望像U2一样，成为精神上的领袖，从精神上成为一代人的代言。这可能是在我使命感里我所期望的。

——胡海泉 213 与两个乐观人的对话

我一直是个很快乐的人，不是因为压抑和痛苦才会有思考。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双重性格，但是两个性格都是乐观的。

239 重要在于做 ——崔健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继续在做，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尊重的。至于好坏，至于怎么样有市场上的成功，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在做。就像我们也一样。

(本书目录顺序以访谈人物出生年月排序)

从第一阶梯开始

齐秦

对于中国内地的原创音乐，我比较熟悉的还是早期的崔健、“黑豹”和“唐朝”。他们这代人是对于内地音乐最初的体验。

我跟崔健是在英国认识的，当时我看到了他的演出，我觉得他的表演方式非常的特别。其实台湾一直走在流行化的音乐潮流里面，那种真正属于个人风格的作品不是太多。所以看到崔健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内地有这样的音乐人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像许巍、羽·泉在这本书里也都提到，当初条件很艰苦，连买个吉他、买个键盘这样的乐器，都很难很难。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孕育出这样的歌手，是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做音乐，首先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而不是随波逐流，现在流行什么就做什么。除了有自己的个性以外，还要对自己的音乐负责。这就是说，你是有诚意的，是有生活历练的，你想要表达的内容是有一个方向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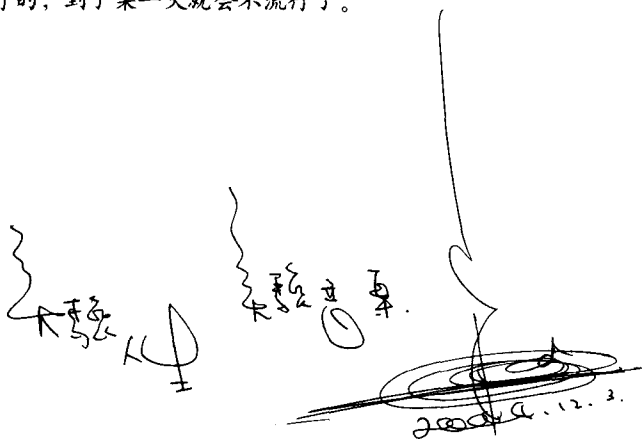
当然我也不否认，对于学习创作来说，模仿是一个过程，我当初也是一样。小的时候，我也是在我们家的点唱机里听The Beatles，还有Little River Band、The Doobie Brothers以及Peter, Paul & Mary。这些音乐，都是很早期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的。当初我也在模仿，我的学习过程其实就是从模仿开始。我现在看到内地的音乐人也是从模仿开始，了解音乐的内涵，了解别人的心态，然后再从这样的境界转回来，寻找自己的心态；这是一个过程。但是一个成熟的音乐人最后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出现，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首要的东西。

每次有歌手说从我的音乐里得到了启发，我都很开心。能够带给别人一些影响，我觉得很幸运。凭良心讲，我自己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是瞎撞的，是无心插柳。我其实就是本身对音乐有兴趣，但是我没有老师，都是从旁边观察的。像当初李泰祥教齐豫演唱，我就在旁边看。她的录音师是拉弦乐的，我就在旁边观察，看他们怎么样录音。那个时候录音台从两轨开始到四轨，到现在的四十八轨、七十二轨，是一步步这样过来的。我这个年代刚刚好是一个翻转的年代，录音技术长足地进步了。同时，那个年代刚好也是大家觉醒的时候。尤其在台湾，有一段时间校园歌曲非常地澎湃，像杨弦、包美圣、齐豫、王梦麟他们，大家非常地投入到这种音乐里面来。他们创作的词、曲都非常的清新，跟当初的流行歌曲完全不同。通过观察他们，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说，模仿的过程是必然的。经过模仿，对于很多音乐知识的尝试有所了解以后，自己去磨合、去整理，整理出自己的一条路线。当然这个路线包括很多种，有的是音乐形态的路线，有的是自己在唱法上的路线，有的是玩乐团的路线，有的是个人表现的路线；载歌载舞也是一种路线。这种路线完全要依据自己本身的条件和喜好去整理出来。现在的一些唱片公司已经有点像罐头工厂了，大家都是模式地做罐头，现在流行什么就做什么出来。我觉得本来唱片业是一个非常大好的行业，现在大家变成“罐头工厂”以后，就变成一个夕阳工业了。包括电影也是一样，很多独立制片反而能够创作出来一点好的东西，如果大家每天都去做那些模式的东西，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想，音乐是一个潮流，它像楼梯一样，你不上第一阶就上不了第二阶。我觉得，音乐是积累的，就是像早期的西洋乐也是一样，如果没有Beatles的努力，就没有后来的摇滚乐。所以我们在自己成功之余，也要回馈，也要回想起当初我们受到别人影响的那些乐手，我们要尊敬他们，尤其是越老的歌手，我们越是要付出我们的尊重。

而对于有志向在音乐方面发展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其实不用太怕模仿，不要害怕人家说你在抄袭谁，那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最终你还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而且绝对不要因为别人流行什么你就跟着去流行，因为凡是流行的，到了某一天就会不流行了。



自序

一个讨厌“采访”的人

a

采访别人和被别人采访的经历我都有，但我就是不喜欢“采访”这两个字。

以前在洛杉矶住的时候曾经是《时尚》杂志的特约撰稿，给《时尚COSMO》做过一系列采访，那些都是我身边认识的电影圈里的朋友，聊起来不会害羞，也容易沟通。在电台里采访歌手，内容通常很具体，可聊的话题也比较多。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如果对方完全是一副记者的架势，往往会把我吓回去；而如果是一种倾谈的姿态，倒反而能聊得尽兴。

所以我讨厌“采访”，但我喜欢和有意思的人聊天。

如果是我熟悉的人，就更好了。

于是我抛弃了一些顾虑，接受了这本书的创意。这本书是关于音乐的，关于音乐创作的，是和我这些年来生活息息相关的。能够和这些优秀的创作歌手聊天，会让我知道我并不孤独，在和自己对话的路上，有这些其他的通灵者相伴。

我放下正在写的小说，拿起电话，开始约这本书的第一个采访。

b

创作歌手，即自己创作歌曲并且自己演唱的人，英文里的专有名词是 singer-songwriter，中文里新兴的一种叫法是“唱作人”。对于这一类型的歌手我一直怀有很深的敬意，因为创作与演唱的双重才情，构成了他们比其他人更加完整的表达。然而我发现，广大的受众其实很少能了解这个群体全方位的才华。

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大家对唱作人多一些了解。

c

我一直坚信，创作是一种通灵的状态，能够创作的人是一些信号的载体。很多创作人可能都有些地方是残缺不全的，所以才有空间接受和盛载这些从远处飞来的讯息。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我的脑袋上裂了一个隐形的口，又或许我的头顶上安了一根隐形的雷达，那些旋律、词句和故事是通过它们进入我的大脑，再从我的手里、嘴中传递到这个世界上。否则凭什么，凭什么你能从无中生有来？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过程。终我此生，我也要把这些信号记录下来，并尽我所能传播出去。

我曾经跟一个在山洞里面壁长达七年的大师聊起创作。他说入定到一定时候他就能听到绝美的乐曲，下山之后他学起了古筝，期望能够重现他听到的声音。大师还说他自己本身不善言辞，但他能够给数千人讲课，还能把他的思想收成专著。他认为这些事，都不是他自己做的。

人的大脑，太复杂太神奇了。宇宙，太浩瀚太玄妙了。我们是多么渺小！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能知道。感谢这个世界上不同角落的通灵者们，用出窍的灵魂射出一柱柱光芒，让人类和宇宙能够进行平等的对话。

d

过去的七年时间，我都是在音乐创作中度过的。我写下的每一首曲、每一首词都记录着我的生活。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用中文还是用英文，音乐总是最真实、最准确、最直接地记录着我的心路历程，而歌唱是对于作品内容的本能抒发。所以我最终将它和文字一起选作我生活的主线，以前的那些经历就被当作文材藏进时光剪裁的旧衣裳的皱褶里，通过小说和歌曲在遗忘之后的日子里一一再现。

e

这本书采用了访谈记录的形式，中间穿插着一些我在和对方相识的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对他们的印象和感受。

以往我接受了采访之后，经常会看到自己说过的话被采访人想当然地变成了另一副模样，这种想当然不是恶意的，但有时书面上细微的语气差别也会让采访时传达的意思有所变异。所以在本书里，我希望能够百分之百地还原我们聊天时的语气和情景，让你能看到这些人最真实的状态，听到他们最真实的声音。我认为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呈现这些唱作人最真实的一面。

但写这样的东西也有后遗症。写完这本书我发现，坏了，中病了，只要跟人聊天聊得有意思，我就想把它一字一句地记下来。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还没写完的时候，当时我在跟作曲家苏聪喝茶。坐在他对面，听他说着话，我发现我自己能够在脑袋里看到他讲出来的每个字，也能看到我自己说出来的每个字。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我根本没敢告诉他，怕把人家也吓着了。

我确实是这样逐字逐句地体会着这十位唱作人的心声，再站在他们身后的不远处轻轻地给他们唱着和声。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花了几十倍于采访时间的功夫仔细地研究他们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我的心里对他们荡起无穷无尽的美好感情。这是一群那么真实、可爱的人，用他们生命里最诚挚的情感和最饱满的激情带给我们音乐的礼物。

这里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投入了十二分感情去写。我想，只有我自己情感如此饱满，才能有一些沾染在这些纸张上，最终传递给你。所以我用心，

非常地用心，以至于每写完一篇我都觉得自己差不多爱上了我的写作对象。不论男女。

通过和他们的聊天我发现，这些在大家看来名利双收、衣食无忧、彻底实现了自己、获得了成功的明星们，其实和每一个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我在一个比别人更近距离的位置上看他们，我希望我能把看到的他们身上最闪光的东西转述给更多真正喜欢他们的朋友。

如果通过这本书，我从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知足了。

f

二零零四年十月，就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应欧洲一所大学的邀请到当地演出并且演讲。因为平日里总感觉十分忙碌，很难有大段的时间离开北京，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也回了一趟美国，并且把我全部的中文思绪和我这些朋友们的声音一并带到了欧洲和美洲。巴黎、布鲁塞尔、亚特兰大、洛杉矶，我把这些最棒的中国音乐洒了一路。

我在想，但愿有一天我们的音乐真的能够被世界上更多的人听到，我渴望充当这样的桥梁。

g

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和中国最顶尖、最忙碌的创作歌手——面对面坐下来深入地倾谈，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还有很多在中国乐坛非常有影响力的优秀创作歌手没有能够收入这本书里，其中不乏一些我自己多年的朋友和我十分敬仰的前辈。真的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他们进行这样的聊天。

这本书里除了Beatles之外有两个名字是被大家最经常提及的，对于接受采访的歌手们大多产生过影响，其中的一位是作为同时代的创作歌手代表被收入此书的崔健，另外一位是台湾乐坛创作歌手的代表人物齐秦。于是我特意请小哥和老崔分别写下一些这方面的感想和对后辈的建议，分别作为此书的序和跋。非常感谢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完成这个“作业”。

同时要特别感谢使这本书成为现实的人们：许晓峰、黄伟菁、张鑫、孙峰、尤尤、汪海蓉、小健、李绪明，以及各位接受采访歌手所在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感谢为这本书在图片方面提供帮助的宁炎和聂征；当然还有我的助理刘晓佳、黄海波、鲁楠。

感谢时尚杂志社社长吴泓先生的鼓励，感谢北京时尚博闻图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徐洁民先生的支持，感谢我的编辑黄鸥女士的友谊和认真；还有北京星线国际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黄凡，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我的父母，给了我生命、文字和音乐。

希望我的文字可以对得起书中的这十个朋友。衷心地谢谢你们每一个人，不仅仅因为你们向我敞开心怀并不厌其烦地做种种配合，让我能够顺利完成这项工作，更因为你们最真实的表达，教给了我音乐，也教给了我音乐之外的生活。

h

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比预计的推迟了一些。在此期间，崔健的新专辑《给你一点颜色》和大家见面了，郑钧完成了第一次为别人担纲制作的唱片，汪峰得到了最佳摇滚歌手和最佳创作歌手的荣誉，小柯带领全公司齐心协力地向新的高峰攀登，羽凡完成了第一次拍摄的电视剧，海泉的新录音棚人丁兴旺，朴树和女朋友共结连理，许巍平静地看着自己的新专辑取得好成绩，韩红发行了第一张精选集和新唱片，丁薇登上了最佳女歌手的领奖台。

我则在2005年的这个春天终于交出了自己的第一首单曲《春风》，悄悄地迈入创作歌手的行列。我的第二首单曲《今天会晴朗》有幸被选入由峦树发起并制作的唱片《礼物》，和诸多优秀的前辈唱作人和中国最棒的乐手们一起向唐朝乐队已故贝司手张炬致敬，也向更多活着的、热爱音乐的人们表达我们对音乐和生命的挚爱。因为我同时担任了这张唱片的文案撰写工作，所以每天大把的时间花在录音棚里，用我的眼睛和心吮吮每一个声音和画面。大家在一起真高兴啊！这个热气腾腾的大集体成了我的家，哪怕只是短暂的，也让我在美丽、真诚的音乐中摆脱了孤独的围困。要是能的话，我真恨不得卷着铺盖天天睡在棚里啊。

这段日子里我也在复习我的本家金庸大侠的著作，看到里面乐天如黄蓉都知道“生活里快乐总是转眼即逝，悲伤愁苦才是一辈子的事”，感叹不已。我想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江湖中，幸亏有音乐作为独门武功，不过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怎么练好这门武功、把它发扬光大并且每天生活得快乐，就是我要从这本《绝对靠谱！》里的各位前辈那里学习的了。

为了写这本书，我把我的小说暂时搁在一旁，现在非常怀念起那些故事来。它们毕竟是我钟爱的文字创作方式。

现在，我可以回到我的小说里去了。小说，和音乐。

查可欣

2005年4月于北京

给这个世界一点颜色

这个崔健

跟老崔认识是在1999年的洛杉矶。当时我过关斩将得到了美国电视艺术学院资助的实习机会，被“华纳兄弟”挑去在他们公司里十五个不同的部门做长达半年的实习，同时在KAZN AM1300中文电台做节目。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在德州的朋友的E-mail，她说你知道吗，崔健要到洛杉矶开演唱会了，你在那儿一定要去看呀。我于是就在网上查到了这次演唱会主办方的电话，那是一个在旧金山的公司。我打电话过去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表示如果有什么可以在洛杉矶帮忙的事，我义不容辞。

当时我在“华纳”实习的日程被安排得非常满，每天都要见很多不同的人，包括各个部门的主管。为了能够和崔健的乐队多“混”一阵，我打电话给负责安排我的日程的人，借口把脚扭了走不了路，有两三天的时间从“华纳”消失了。白天里我和纽约来的Victor带着大家满城转悠（Victor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几乎一句中文不会，却跟踪拍摄中国摇滚乐长达二十年之久）。“华纳”有没有因为这个生我的气，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这么做是非常值得的。

关于那次的相聚，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演唱会本身。我十二岁从美国回到中国，十七岁开始做电台节目，到十八岁才真正听懂崔健的作品。演唱会的时候我二十一岁，老崔的作品已经是挚爱。当时和大家都不太熟络的老崔私底下话很少，没想到站在舞台上竟是一个有统领万人气势的将军，人们的每次心跳、每个想法都跟随着他，在他的指挥下，我们万众一心地前进。第一次看他的现场，又加上是在异乡，我的心潮那个澎湃，就不用提了。

我仔细地描述和崔健最初认识的这个过程，因为它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的这些年里老崔成了我身边熟悉的人，许多细节反而被忽略了。不过每次看到他站在舞台上，我都能想起最初的那次震撼，并且身不由己地被还原成一个最普通的听众和崇拜者。



おと
和由!!

おと

为了下面的文字，我和老崔见了两次。第一次见面我们先聊了一会儿天，本来说吃过饭再做采访，可吃饭时老崔提起一个朋友从美国到了北京，就是前面说到的Victor。正好Victor转天就要走了，我们把他叫过来见上一面，于是采访的事就泡了汤。那天Victor讲了和老崔十几年前在英国的趣事。他们有天晚上到一间酒吧玩儿，一进门老崔就扯Victor的胳膊，说，哎，你看那边儿那个人。Victor同志莫名其妙地问，谁啊？老崔指着一个人说，那个人，是Fishbone乐队的（补充说明：就在见Victor的前几天，有朋友穿了一件印着一根鱼骨头的T恤，老崔当时就指出，有个乐队叫Fishbone，是支非常伟大的乐队）。Victor说他就看着老崔走到那个人旁边，跟他说他很喜欢他们的音乐，对方很高兴地邀请他们去看乐队的演出，后来演出很疯狂等等。我仿佛看到了当时的场景，看到两个初次见面的音乐家通过音乐进行的最纯粹的交流。（再补充说明：几天之后碰到齐秦，他说正是那一年在伦敦和崔健认识的。我问他，是不是去看Fishbone演出的那次？小哥点头。他也记得这件事）

一周后，崔健结束了在山西的一场演出。我再次冲到了他的家里。

I

“回想起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创作，并不是主动的。我更愿意说主动的创作是从摇滚乐开始的。被动创作比较无聊。”

很多人觉得老崔挺严肃的，也有很多人觉得他不爱讲话，这都让我觉得奇怪，因为生活中的崔健并没有给我这种印象。不过我们采访正式开始之后我发现他确实说得不多，有一些和过去有关的事情他也不大愿意提起。设身处地地想想，我觉得能够理解他的感受。一个人的过去不单单是属于他自己的，当牵扯到的人很多的时候，希望对别人有所保留，这是人之常情。

查查：你最早的作品是什么？

崔健：我自己承认的是《不是我不明白》，还有《最后的抱怨》，这些都是在《一无所有》之前写的。前面还写过一些歌，有不成熟的地方，就没有拿出来。我从小写了不少，配器我就配了好多。比如说配过Beatles的《Yesterday》，还配过一首歌叫《江南行》，那也算是我在“七合板”时期写的。在这之前还配过一些歌。还有像《流浪歌手》，当时黄小茂写的。

查查：你唱了吗？

崔健：唱了啊，自己配器自己唱。

查查：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吹小号了？

崔健：对，那个时候在吹小号。不过回想起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创作，

并不是主动的。我更愿意说主动的创作是从摇滚乐开始的。被动创作比较无聊。我还给单位写过很多配器，当时学作曲，学过一些和声。

查查：单位是？

崔健：北京歌舞团。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太多事，所以自己学着写。

查查：你说的被动和主动，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崔健：被动比较痛苦，没什么太大兴趣，现在说起来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查查：那主动的时候呢？

崔健：主动的时候就是自己觉得有兴趣了吧。但做音乐，实际上在你学习的过程中写的那些作品都不应该算了。因为你是在学习嘛，边学边写，就不应该算了。我从来没跟人说过，从来没跟别人介绍过这些东西。

查查：那些作品还有吗？

崔健：没有，早就没了。

查查：歌词呢？

崔健：歌词也一样呀。开始没有写词，是从《不是我不明白》开始的。之前也写过，但那些东西没拿出来过，包括像“七合板”的时候也写过。有些词是别人写完拿过来以后自己改的。没什么太大意思，我觉得。

查查：那为什么会突然有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呢？有原因吗？

崔健：没有。实际上就是因为你的岁数大了，积累成熟了以后你觉得自己该到写歌的时候了。我记得我在写《一无所有》之前写了一些歌，其中还有印象的是《不是我不明白》，还写过《最后的抱怨》，当时名字不叫这个，词也不是这样的词。

查查：你的唱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因为很多那时候就认识你的人说，老崔那时候唱歌就是唱一般的歌也唱得特别好。而且我还有一些你最早翻唱的老歌，唱法跟后来就不太一样。

崔健：那是“七合板”时期的。

查查：有整整一张唱片吗？

崔健：对，那时唱过一些翻唱的歌曲。当时是唱片公司的要求，我自己没有什么主动的想法。

查查：那时候你也不是特别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唱，是吗？

崔健：对，因为那时候摇滚乐还没有真正地进入中国，所以自己还是比较被动吧。

不管当时过程如何，年轻的崔健终究是找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并且用它表达出了一代年轻人共同的心声。应该可以说老崔在事业起步的时候是比较顺利的，成名很早，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当然，这当中也有我们没有看到的艰难和起落。

查查：如果当时没有那么顺利的话你会一直坚持吗？你的观点会改变吗？我觉得说“假设”有时候挺愚蠢的，但我还是想问，假设……？

崔健：我觉得我当时成功和现在成功惟一的一个区别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做太多的比较，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我。当时有很多周边的人，我都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嫉

妒，和他们的那种不舒服。现在也一样，永远都会有的。而且现在的人说我当时好，也是因为我现在的作品他们没听懂，他们听懂了以前的了，就反过来说以前的好。

查查：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就一点儿也听不懂你的音乐，是到十八九岁才听懂的，才觉得，哎呀，真好！

崔健：对啊，我现在的作品也一样。为什么不能说我现在的作品也是大家没听懂，再过十年，我再写作品你们所不懂的时候，你们才会听懂我现在的作品，说你十年前的作品挺好。我觉得这样说也特别无聊。因为我都不在乎。

查查：一点儿都不在乎吗？

崔健：我在乎同代，我希望同代人都能理解，所以我拼命地在我的现场音乐会上演唱新的作品。但我发现大家不喜欢，这是我的一个遗憾。

查查：就是对新歌的反响没有老歌热情。

崔健：（点头）我觉得很遗憾。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我的演出太少。老歌还没演烂呢。一个苹果没烂的时候大家还想吃哪！

查查：（他说得很生动！）呵呵。

崔健：除非演烂了之后，大家才觉得该有新的了。所以说，一个时代发展的缓慢也同样使一个作品的成熟期延长。所以这东西我也没办法，就当是延长了一部分作品的价值吧。其实我们演一首新歌付出的努力要比演一首老歌多上一百倍，而观众根本不在乎这个，不看这个。只有音乐家才看得出你的努力。

查查：你觉得别的音乐家是可以超前地欣赏你现在的作品的？

崔健：音乐永远有一个区别，就是音乐家给音乐家演奏和音乐家给老百姓演奏这个区别。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人很重视音乐家对我们的评价，所以我们也愿意给音乐家演奏，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音乐家，我们互相之间的那种要求实际上就是彼此发展的基础。但实际上我们的演出大部分面对的都是老百姓。面对老百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做音乐的本质会有点变化，因为你给老百姓看到的東西和给音乐家看到的東西不一样。我们要给音乐家表现的東西就是我们的技术，我们即兴的能力和演奏的能力。给老百姓看的话，你会觉得你要给他们一些热情的東西。如果你送出去的東西是冰冷冷的，人家会说你退步了，要不然就说你的作品不好，不如以前。反正总能说出一些道理来。

II

“谁也不知道摇滚乐是什么东西，我以前老认为摇滚乐是一种直觉，是一种才能，是一种才华、直觉综合起来的東西。还有，摇滚乐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这都是我曾经说过的话，但我已经知道它是错话了，或者不应该说它是错话，它是非常非常有局限性的。一种定义。”

外国的媒体在提到崔健的时候最常用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the Father of

Chinese Rock，中国摇滚乐之父；一种是the Bob Dylan of China，中国的鲍勃·狄伦。事实上我觉得从音乐方面来讲，老崔跟Bob Dylan，跟U2的Bono，跟Sting等等陪伴人们二十年之久的出色音乐家们都是非常相似的。崔健在2005年3月推出了他制作的新唱片，继续把他对今天生活的感悟通过音乐传达给我们。

查查：新唱片技术上的东西全部都是你自己完成的？

崔健：对。我们在录音上投入的时间在有些人眼里看来好像有点儿得不偿失，但是我个人还是很感兴趣。实际上我是想看看能不能从理性的方面探视一下自己的能力，



两个帅小伙儿：年轻的崔健和刘元